

西寧話的聲調

劉勛寧

明海大學

提要

本文提供一個兩調方言的實例——青海省西寧話，這是我的母語之一。迄今為止，我寫過很多文章描寫我的另一個母語——陝西省清澗話，所以本文開始先介紹我為什麼會說青海西寧話，然後給出西寧話的單字調及其在輕聲字前的連讀變調。

關鍵詞

聲調，兩調，西寧話，連讀變調，輕聲

1. 我的西寧話

我出生在西寧市城中觀門街的一個鋪面民房裏，那是 1955 年年初的冬天。接生的是隔壁民房的青海“阿娘”（阿姨），所以我聽到的第一句話大概就是西寧話吧。然後家搬到雷鳴寺街、宏覺寺街。以上都是聽母親說的，我完全沒有記憶。小時候有一次在一條街的拐彎處走過一個黑漆大門，母親說以前就住在這個大門裏面，可是我現在記不起她說的是雷鳴寺街的家還是宏覺寺街的家。從我記事起，我家住在東關索馬巷。門牌號已經記不得了（依稀又覺得是 12、3 號），只記得那是一個二進院子，我家在後院。北房、東房、南房連成一氣，我家是北房。北房共兩家人，我家住西一半，另一家住東一半。所謂一半，也就是一大間附帶一小間走廊改造成的廚房。兩家房門居中挨著。母親常常嘲笑隔壁說的關中陝西話把“大爹（伯父）”叫“拖把”。西房住著“朱科長”，是河南人；可能因為是科長吧，他們家是整個一面兩間。也是聽母親說，他們家經常吵架，一吵

起來女的總是說：“你打，你打，你不打你就不是你爹‘揍’的”。南房西側住著“尕媳婦兒”，是一個矮個子、燙髮、比較洋氣的女人，似乎是本地人。院子中間有個四方花園，隔著花園，我們和東面的兩家就有了距離，以至於我竟然不記得住的是什麼人了。西房兩側是出口，通往前院。

我的小學是距離索馬巷最近的北小街小學。小學三、四年級的時候家搬到南莊子山陝臺。山陝臺是一個黃土山崗，舊山陝會館在這個山崗上，故名。¹這裡是青海印刷廠的家屬院。不過，說是家屬院，並沒有院子。在我們家剛搬去的時候只有坐北朝南的一座紅磚二層筒子樓。一般陽面住人，陰面是廚房。樓梯間在陽面中部，兩邊各有四、五戶人家。我們家是二樓從西頭數第三家，第一家女主人姓“黨”，是青海人。整個山陝臺上，除了我們那座樓，就是那個山陝會館。山陝會館是大屋頂，像一座廟，沒有人住。我們小孩子有時候扒著門縫往裏看，看裏面有沒有塑像。好像沒有看到，不過廊簷兩旁有礦植物色的繪畫。我小時候很喜歡礦藍色的靚麗，可是又覺得有神鬼的可怕，就是又愛又怕的感覺。山崗上到處是半人高的野草，到秋冬的時候又是被風捲起到處亂跑的蓬蒿。剛搬去的時候時不時看到死人骨頭，最初有很多帶著窟窿眼的頭蓋骨，後來只剩下白花花的大腿骨。我們家在臺上開了一塊荒地種土豆，當地叫“洋芋”，我已經在小學三年級的課本上知道，學名叫“馬鈴薯”。在廚房外的樓底下種了南瓜，知道了有的花不結南瓜，需要“打嚙老（嚙老=頭——清潤話）”。另外挖野菜“灰灰條、掃帚苗”。“灰灰條”大概是用清潤話發音的西寧話、“掃帚苗”大概是清潤話，我不知道它們的學名應該叫什麼。

後來在山陝會館的前面陸續建起幾排平房。這差不多是文化大革命快開始的時候。

我們小孩子都說西寧話。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開始文化大革命。還記得學校組織我們用舊報紙寫大字報，批判三家村，經常用的話就是“鄧拓吳晗廖沫沙，要復辟舊社會，讓我們重吃二遍苦，重受二茬罪，我們勞動人民堅決不答應！”，我知道了“重 zhòng”還有一個音是“重 chóng”，因為我們平時只說“再”，

¹ 山陝會館。最近上網一查，纔知道我們住的山陝臺不是山陝會館的所在地，而是山陝會館買下的義地，專為埋葬山陝籍人用的。其中那座廟宇式的建築叫“山陝義國”，是二進院落，用於臨時厝置棺木。網上還有一條《西寧山陝臺發掘漢墓》（青海日報 1964 年 6 月 25 日）。我還記得這次發掘，有一天下雨停工，我跑去看那個大坑。可見我們家是在 1964 年之前搬去的。這裡仍記作“山陝會館”，說明已有的知識不一定可靠。

不說“重 chóng”，“重新”說“從新”；也知道了口語字“茬”，這在教科書上學不到。由此意外發現清潤話的一個口語詞是標準讀音——“重茬碗 chóng cá wǔ”（吃完沒有洗，第二次再吃的碗）。下學期就停課了，停課後我就不去學校了，山陝臺正好是我玩耍的樂園。

青海印刷廠廠長家是緊挨樓梯的東面第一間，他家的廚房在樓梯間正對面。廠長是走資派，關牛棚了，不回家。廠長夫人是西寧人，失去工作（她本來是臨時工）在家閒居。他們家有很多書，我就常到他們家看書、下棋和閒聊——話題自然從時下所見所聞到姐已一笑失天下。我從小不喜歡玩，或者說跟同齡孩子玩不到一起。比如捉迷藏，一個人藏好後叫一聲“好了！”，由別的孩子去找。我一聽聲音就知道他藏在哪裡，徑直走過去就抓出來。可是輪到我藏，我就先看好一個藏的地方，然後朝另外的方向跑去，喊一聲“好了！”之後，就立刻轉移到真正要藏的地方，而且任憑他們再怎麼叫“好了冇？好了冇？你待阿紮倆（你在哪兒）？”我都再不答應，怕他們聽出我在哪兒，²直到他們快快地回家。所以我只能在家看書、畫畫、做手工，欣賞者就是我母親。

1968年夏天，青海印刷廠在城西區建起了新家屬院，我們家搬到那裡。這纔是真正的家屬院，有圍牆，而且有一排排的三層樓。我們剛搬去的時候，共有五棟樓，我們不叫棟，叫排；我們家住三排三樓（層）。這裡纔是一個大雜院，全國各地的口音都有；這個廠的基礎是從上海遷來的，除了青海人，就是上海人多。不過，還是以西寧話為主，特別是我們孩子們都說西寧話。

1968年春“復課鬧革命”，根據就近上學的原則，我被通知分配到山陝臺下的西寧三中。一個學期後我轉學到工廠家屬院旁邊的西寧二中，也就是後來的名校湟川中學。³在這裡，我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師，他們也非常喜歡我，從此開始了自覺學習功課和自覺學習普通話的歷程——而我的初中班主任剛好是北京人。

² 現在回想起來，其實答應一聲，他們大概也聽不出我藏在哪兒，要不，小孩子為什麼都那麼玩呢。有一次方言調查，石安石老師說，你的耳朵怎麼那麼好，那麼遠都能聽清楚。我這纔知道，人的耳朵有差別。

³ 湟川中學。一戰後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派出“西北文化教育考察團”赴青海考察並撥款，於1938年建立湟川中學。首任校長為留德博士、北京大學教授王文俊。學校曾用名“國立湟川中學”“西寧第一中學”“青海省實驗中學”“西寧市第二中學”等，1984年恢復舊名。據網上說，現在被評為全國50強中學之一。

我是5歲上小學。一個學期後母親帶我回清澗老家，躲避三年困難時期。老家農村小學是各人自帶書桌的替代品（母親給我帶的是當年的嫁妝——梳頭匣，匣內裝文具，匣面是寫字臺），有的學生大腿就是書桌，不分年級，大家圍坐在土炕上學習。高低、大小、式樣各不相同的“書桌”、衣衫襤褸、滿身是土，城市和農村巨大的反差，一天以後我就堅決不去上學了，記得母親追得我在磨道裡轉圈。第二年母親只好帶我回西寧重新上學。即使第二年上學，我也比一般學生早一年。所以當初中畢業的時候，我比一般同學小一歲，不能參加工作，只能繼續讀高中。而我以下，初、高中改為新制二年制了，全市不夠年齡的初三畢業生都集中到城中心的實驗中學上學（實驗中學成立於60年代，位於省政府的旁邊，多為高幹子弟，教學品質高，一直與湟川中學爭雄於青海）。然而，報名那天看了看後，我堅決轉回西寧二中了，哪怕和二年級畢業的學生一起上課。這樣，我就成了西寧二中唯一上過三年初中又接著上了高中的學生。

因為比同年級同學實際高了一個年級，高中的我就很顯眼，擔任了很多社會職務，學習也更加自覺了。

2. 西寧話的調類

我的西寧話只有兩個單字調，即陝西關中地區的中原官話（以後稱“核心中原官話”）的陰平和上聲合併，讀一個較高的平調；陽平和去聲合併，讀一個由低到高的昇調。例如：

第一調 = 平調	木 = 母 雞 = 擠 租 = 舉 衣 = 椅 血 = 寫
第二調 = 昇調	皮 = 屁 活 = 貨 梨 = 利 爬 = 怕 袍 = 泡

不過，在連續的語流中，我們還可以感覺到核心中原官話的四個聲調並沒有完全合併。最明顯的是後接輕聲詞尾“的”，“的”字前面的字聲調各不相同：

抹的	麻的	馬的	罵的
清的	噲的	請的	慶的

“馬的”“請的”比“抹的”“清的”聲調高；“抹的”“清的”又比“罵的”“慶的”高；“麻的”“噲的”要比“罵的”“慶的”聲調低。由高到低可以排成一個序列：

1 馬的 > 2 抹的 > 3 罵的 > 4 麻的

1 請的 > 2 清的 > 3 慶的 > 4 噲的

如果按照 1-2-3-4 的順序念，聲調就會依次降低，後面兩組就會被壓低，以至於最後一組低到發不出聲來。如果倒過來，按照 4-3-2-1 的順序念，4 和 3 之間的距離就會拉大，以至於 1 太高，超出一般說話的調高。

所以，西寧話單字調只有兩個，語流裡則有四個聲調。

依照橋本萬太郎（1985）的介紹，東幹語的阿列克桑德羅夫卡（Aleksandrovka）方言單念時僅有三個彼此區別的聲調，而奧爾佳·伊·紮維婭洛娃（Olga I. Zavjalova）發現，東幹語的這三個聲調只出現於一個語段的末尾音節，而在其他位置上，第 1 調實際上包含著兩個音值不同的基礎調位（底層調位）。（就文中舉例看，第一調包含的兩個不同調位是核心中原官話的第一聲和第二聲。）這跟西寧話一個單字調包含兩個基礎調位（底層調位）的情況是一樣的，不一樣的是具體包含的調類不一樣。

按橋本萬太郎（1991）的歸納，現代官話方言裡的三調方言有甘肅、寧夏與東北的某些方言。西寧話更甚於此的是只有兩個聲調，成為目前所知聲調最少的漢語方言；⁴ 自然不可能再少，因為只有一個聲調等於沒有聲調。

3. 西寧話的聲調調值

西寧話的聲調是個黑箱裝置，合起來念是四個，打開來念就變成兩個。合起來念，聽不清楚；一個字一個字念，區別消失，所以調值確定相當困難。

而且按照確定漢語方言聲調調值的一般方法，只有兩個聲調的話，參照物減少，任意性增大，調值也很難坐實。按照一般方法，西寧話的第二調的結尾沒有第一調高，所以第一調應該是 55，第二調由低到高，無論記作 13、14、15 都可以。第一調記 55，令人感覺太高；第二調記 15，動程看上去太大，記 13、14 又沒有根據。

⁴ 莫超、朱富林（2010）報導了蘭州附近發現的兩個二調方言，這個消息承平山久雄先生告知。我又順藤摸瓜，找到了莫超、朱富林（2009）和雒鵬（1999）（見參考文獻）。

現在我們知道了西寧話實際語流中是四個調，事情就好辦了。按照由高到低的順序，它們依次是：

馬的 > 抹的 > 罵的 > 麻的
請的 > 清的 > 慶的 > 噲的

“馬”最高，應該記5，“麻”最低，應該記1。中間兩個就可以在2、3、4之間分配了。“馬的”和“抹的”明顯在高調領域，“罵的”“麻的”在低調領域，用“1、2”表示低調，用“4、5”表示高調，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序列表示為：

馬⁵的 > 抹⁴的 > 罵²的 > 麻¹的
請⁵的 > 清⁴的 > 慶²的 > 噲¹的

而且，“抹的”和“罵的”之間確實有一個明顯的距離，所以這樣給定調值是合適的。回到單字調，我們發現，由“抹的”到“抹”，由“清的”到“清”正是連讀調的截取，高低沒有大的跳躍。從“馬的”到“馬”單讀，聲調要降下來；反過來，從“馬”到“馬的”，聲調要提上去。可見第三聲“馬”和第一聲“抹”的合併是第三聲向第一聲看齊。所以“馬”記為5，“抹”記為4，它們的合併調是44，是很合適的，別無他法。

“罵的”和“麻的”之間距離很小，不過“麻”已經佔據了“1”位，“罵”也只能屈居第“2”了。至於“罵的”和“麻的”，誰向誰靠攏，已經很難判斷了，大概是中和吧。這樣它們的合併調記13、24都可以。不過由“麻”到“麻的”，聲帶要特別下壓，所以合併調記為“24”比較好。這樣看來，西寧話的聲調實質就是兩個極端之間縮短距離，走向中和。

所以，我們就把單字調定為：

平調 44 昇調 24

四個連讀調分別記為1、2、4、5，記在字的右上角。

西寧話的一個特點，後字是輕聲的時候，前字讀得很短促。所以，四個連讀調也不必用雙數字來表示。

附記

1991年至1993年，我應余藹芹先生的邀請，在她那裡做訪問學者。期間余先生向我調查西寧方言語法。可是因為語音系統尚未整理，只能暫時採用已有的著述。語音是方言調查的基礎，所以我一直想把自己的語音系統整理出來。今次利用這個機會，先把西寧話的聲調系統整理出來，向曾經關心西寧話研究的余先生祝福。

參考文獻

- 雒鵬。1999。一種只有兩個聲調的漢語方言——蘭州紅古話的聲韻調。《西北師大學報》第6期，頁74-77, 100。
- 莫超、朱富林。2009。二聲調紅古話音系研究。《中國語言學》第3輯，頁205-222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- 莫超、朱富林。2010。二聲調漢語方言：甘肅紅古話與三甲集話比較。《中國語文研究》第2期，頁35-42。
- 橋本萬太郎。1985。“聲調語言”中音節語調的音位特徵分析。亞非研究雜誌 (*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*) 第29期，頁82-90。
- 橋本萬太郎。1991。古代漢語聲調調值構擬的嘗試及其涵義。《語言學論叢》第16輯，頁47-98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Zavjalova, Olga I. (紮維婭洛娃). 1978. Some ph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Dungan dialects. *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* 9: 1-24.

日本 千葉縣 浦安 明海大學 外國語學部

The Tone of Xining Dialect

Xunning Liu

Meikai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is paper presents a two-tone dialect that is one of my mother tongues, Xining dialect spoken in Qinghai province. Up to now, I have many papers about my other mother tongue, Qingjian dialect spoken in Shanxi province. Thus, I will first take up the space to introduce how I acquired the Xining dialect. After that I will provide the tone of characters in Xining dialect and the tone sandhi before neutral tones.

Keywords

tone, two-tone, Xining dialect, tone sandhi, neutral tone